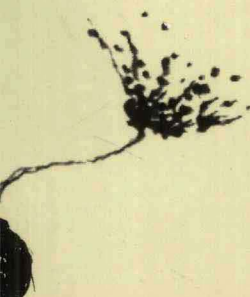


紫苏水袖 著

婚前保卫战

Love is a war

懒得费脑子，认定了爱情就是爱情本身，什么现实、梦想、顾虑、道义，统统滚一边去——也许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。只是，这样的幸福着实不多。



小男人、大女人——『爱情』与『尊严』的较量无处不在

时下八零后预备阶的《婚姻保卫战》——扯不清的恋人关系，

吵不完的两性话题。谁说男人不比女人强就是罪过，

小男人也有小男人的光和热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婚前保卫战

(鄂)新登字08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前保卫战/紫苏水袖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5430 - 5396 - 0

I. ①婚… II. ①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7758 号

选题策划: 琅 川

著 者: 紫苏水袖

责任编辑: 廖国放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装帧设计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 门乃婷装帧设计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6 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空闺寂寞，情令智昏	1
第二章	那股烈焰，叫做斗志	14
第三章	不信爱情，你信什么	29
第四章	理想萎靡，欲望蓬勃	47
第五章	昂扬女人，越来越远	62
第六章	心理失衡，杀死爱情	76
第七章	爱情，就是占有	90
第八章	只是要一个选择	105
第九章	愤怒的狗，失控的男人	121

目录

CONTENTS

第 十 章	世界是破的，你也是破的	136
第十一章	情破记	150
第十二章	最原始、最纯粹的爱情	166
第十三章	患难与共，并不一定懂得爱	182
第十四章	不后悔的爱情，其实不多	198
第十五章	抵消孽障，获得重生	214
第十六章	她的爱情在演戏	230
第十七章	她真的赢了	245
后 记		250

第一章 空闺寂寞，情令智昏

火星撞地球

见到朱离的第一眼，皮之冲就感觉，这个女人是颗火星，会撞地球的那种。

其实朱离与皮之冲素不相识。那天皮之冲在睡觉，同屋的小老乡刘阳不知正在哪个女人的床榻上，朱离在砸门，砸不开，就在门外骂很难听的话。

这是皮之冲这辈子听女人骂过的尺度最大的脏话。所以皮之冲兴趣盎然，隔着门听了好一会儿，才把门打开。

然后就差点挨了朱离一脚，朱离脚尖甩出去才发现踢错了人。可是她不道歉，径直冲了进来。隔了两秒钟，皮之冲便听见刘阳的房间传来稀里哗啦的声响，凭声音判断，朱离起码砸掉了刘阳半个家当。

声响终于平息下来后，朱离走了出来，皮之冲以为会看到一个泪人，女人都是喜欢一边搞破坏一边觉得委屈万分。可是他看到了一个昂扬的朱离，破坏了别人的财物，因此兴致勃勃。

朱离兴致勃勃地对皮之冲说：“那王八蛋回来，如果他要跳楼，或者要索赔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”

然后朱离就给皮之冲留电话，满屋转着找笔，找到了一枝秃头铅笔，又找纸，这回找不着了，便转身又进了刘阳的房间，皮之冲跟上去，看见她用铅笔，在刘阳床头的墙壁上，写下一串很大的数字。

朱离关上门离开的时候，在皮之冲面前刮起一阵香风，这股风掠过皮之冲的面门和发梢，他忽然惊觉自己已经有一周没有洗头了。

墙上的电话号码

第二次见朱离，是两个月后。这两个月相安无事，刘阳没有跳楼也没有索赔，静悄悄地收拾了满屋的残破就搬走了。

刘阳说，惹不起，躲得起。

其实皮之冲觉得刘阳太不男人，不管怎么说，能令一个女人冲进来砸东西，终究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。谁知刘阳说，谁在她面前，都不是男人。

刘阳对朱离的评价诡异而悲伤，好像被伤害的人是他自己。皮之冲就更看不起他了，心想这小子搬走了也好，仗着长得像谢霆锋，马子们前赴后继，实在不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成长。

刘阳搬走那天皮之冲恰好加班，所以送行饭也没有吃成。晚上回来，在刘阳的房间转了一圈，想着转租出去，至少也要加个一百块才行。

即将发点小财的皮之冲非常高兴，眼皮一抬，便看到墙壁上那串庞大的电话号码。脑子不知抽什么风，他居然摸出手机，给朱离打了个电话。

朱离显然已经不记得他了。一直问，谁？嗯？是谁？

女人的脑子就是不好使。

皮之冲耐着性子告诉她，刘阳已经搬走了。嗯，没有跳楼也没有索赔。

朱离打断皮之冲的话说，我知道。

朱离问，还有事吗？

电话便通不下去了。皮之冲只好说，没事了，再见。

“再见”的“见”字还没说完，朱离那边已经挂断。皮之冲莫名其妙地，就有深深的挫败感。

他想，自己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。空闺寂寞，会令人失去理智，从而做些丢人现眼的事。

办证

女朋友岂是说找就找的。皮之冲——二十六岁，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网络维护。月工资二千八，在成都这个城市，属于刚刚吃饱了饭的人民。居住出租房，出入公交车，最紧缺的东西是钱和女人，最富余的是精子和荷尔蒙。

就连名字都取得别扭，姓皮就算了，还之冲，冲什么冲？拿把 AK47 冲银行吗？

这天皮之冲得到了一个新的人生经验：不要随便算计别人的财产，因为那不属于你。

这天他找的新房客刚刚就位，房东就来了，房东说，儿子要结婚，房子要收回。房东对皮之冲笑眯眯地说，正好你签的合同到期了。否则，我还得付给你违约金，呵呵，呵呵。

呵呵你妈个头！皮之冲当场差一点吐血而亡。

死也不能死在别人的房子里。第二天，皮之冲不得不和那个倒霉的新房客一样，继续奔波在找房子的道路上。

幸好傍晚就敲定一家，租金偏低，房型居然也不错，分租给三个人都不成问题。皮之冲心里暗喜，郁闷的是，下楼的时候与一个老头迎面走过，那老头忽然神秘地凑过来低声说，你看的那套房，上个月吊死过一个人。

房屋中介是个小姑娘，耳朵倒尖，也听见了，赶紧冲过来对老头嚷，你胡

说什么呀！

小姑娘说，这老头是个疯子，你别听他瞎说。

再怎么瞎说，心理阴影已经有了。皮之冲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交了定金。毕竟，这种性价比的房子，真的不好找。

晚上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想一想老头的话，到底不舒服。一不小心抬头看到墙壁上那串巨大的电话号码，就更不舒服了。

皮之冲承认，那个朱离，虽然很凶悍，长得倒不错，白皮肤，瘦长脸，鼻子超级挺，鼻头超级有肉。

相书上说，长着这种鼻子的女人，旺夫。

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皮之冲找到那枝秃头铅笔，在那串电话号码前，狠狠地添上两个字：办证。

将被临幸

朱离的电话打来时，皮之冲已经不记得那串电话号码了，幸好他记得朱离的声音。

朱离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把我的电话号码恶意传播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皮之冲就呆了片刻，大脑短路的原因，是他被朱离恶狠狠的声音吓到了，然后，他才想起墙壁上的“办证”两个字。

这个恶，皮之冲只承认他犯了一半，另一半，是朱离自己犯下的。

没见过哪个女人会随便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别人墙上的，要不是她这个举动，皮之冲也许根本就不会动给她打电话的念头，他以为，朱离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在暗示他。

好吧，他承认自己想多了。

意识到自己想多了的后果是，他不由自主地想了更多。

他在电话里向朱离道歉，说自己搬家时太急，没来得及抹掉她的电话号码。

为了表达郑重的歉意，他希望可以请朱离吃顿饭。

他根本就不承认“办证”二字是自己添上去的。

皮之冲认为朱离肯定会断然拒绝，请吃饭的话，他也就是随口一说。

没想到朱离居然同意了，直接就说：“几点？在哪儿？”

挂掉电话后，皮之冲冲到镜子前，看见自己的脸油汪汪地泛着光，一脸将要被临幸的贱样。

一只老谋深算的猫

朱离穿了一件长及臀部的格子衬衣，腰间系一根细皮带，牛仔裤绷得腿的线条很漂亮。

皮之冲今天才发现，朱离居然是个时髦的女青年，再加上白皮肤和高个子，以及抢眼的肉鼻子，皮之冲认为，她是个美女。

更难得的是，美女没有架子，看她走路的样子就知道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外形应该打多少分。你要是和她撞个对肩，然后嘴里哼出一声“丑八怪”，估计她也就气愤地认了。

在朱离嗖嗖带风地走过来之前，皮之冲暂时就想到这么多。他觉得，这样的女人很好把，看似强悍，实则脆弱，连刘阳那样的瘪三都把得到，他皮之冲怎么会把不到？

于是，等朱离站在皮之冲眼前时，皮之冲已经相当自信了。自信的男人，果然就比平时帅不少，头天晚上还想象阳台上是否蹲着吊死的冤魂，因而一晚上不敢关灯的那个柴火男，此刻却变得高大健壮洁白，并且谈笑风生。

他们没有提起那个倒胃口的刘阳，也没有提起那串墙上的电话号码。他们只是聊闲天，可是半个小时后，皮之冲发现，在朱离的询问和启发下，他像倒垃圾一样，把自己二十六年的蹉跎人生，噼里啪啦地全部倒了出来，就差没有奉上族谱了。

而朱离呢，皮之冲仍然对她一无所知，除了知道了她的名字，以及她是个室内装潢设计师，也是二十六岁，算日期，还比皮之冲大三天。

皮之冲发现自己处于被动时，就有点不甘心了。他需要知道多一点朱离的情况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比如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有洁癖是否接受婚前同居，反正他不要朱离一边用筷子在菜盘里这里点点，那里点点，一边诚恳地盯着他胡说八道。

朱离像一只老谋深算的猫，而皮之冲就是那只把全部家底都抖露出来想娶了猫的耗子。

这么比喻有点不恰当，事实上很恰当。倒不是说皮之冲想娶她，至少，他想泡她。

他太久没有泡过女人了。半年？八个月？每天上黄网然后第二天清晨满地板扔着卫生纸也不是办法。

爱因斯坦相对论

第一次约会算很成功，如果这可以称之为一次约会的话。

吃完饭后，朱离问皮之冲，一会儿你去哪儿？

皮之冲一愣。按照通常的套路，应该是他首先发问，一会儿有空么？再走走？或者去咖啡厅坐坐？

可是朱离抢了先，皮之冲只好像个娘儿们般细弱地回答，不……去哪儿。

这个回答真蠢。皮之冲还来不及后悔，朱离已经点头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

皮之冲赶紧说，我送你吧！

朱离拒绝，她说，从这里走到我家很近，就是五分钟，你快去坐车吧，5路车收车时间是晚上八点半，比任何一班都早。

她连皮之冲新搬的房子到这里坐几路车都知道了，皮之冲真想倒带回放一下，看自己刚才一激动，还胡咧了些啥。

皮之冲执意要送，说五分钟嘛，磋商一下国家大事就到了，走吧走吧！

出来才发现天都黑了，也就是说，这顿饭，两人至少吃了两个小时。不过就是中餐馆，有个排骨煲是绝色，别的菜品都普通。要是换个人，皮之冲相信，自己绝对没办法对着一桌猪骨头和鸡骨头穷侃两个小时。

也许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不是为现代物理学提供基本理论，而是佐证爱情。

出得门来，被冷风一吹，不知为什么，刚才热乎乎的聊天氛围忽然就不见了。朱离走得很快，那样子仿佛刚刚记起灶上坐了一壶开水，皮之冲要加快腿的摆动频率才跟得上她。

他一边使劲摆动双腿，一边终于想到一个要跟她探讨的话题。

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走路这么快呀？”

朱离说：“习惯。”

他说：“以前是当兵的吧？嘎嘎。”

这句话并不幽默，笑了两声，自己打住了，然后朱离才正经回答他，不是。

朱离没有说谎，五分钟，甚至还不到五分钟，她已经到了，是个旧小区，陈旧程度和皮之冲租的那个不相伯仲。

皮之冲总算又找到了话题，他故作惊悚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租的那个房子，上个月吊死过人。”

朱离果然睁大眼睛，说：“真的？”

看着朱离脸上的惊恐，皮之冲又后悔得不得了。这么一宣布，以后要想邀请她去家里玩，人家肯去才怪。

今晚就像中了邪，脑子不停地跳闸。

就在不停地跳闸中，两人胡乱告了别。朱离急匆匆隐没在夜色中的楼道里，皮之冲往回走时，忽然觉得气温骤降了十度不止，令他不得不缩着脖子，一路抖索。

汪如刚和他的磨盘女郎

老同学汪如刚来访时，皮之冲正打算向朱离发起第二次进攻。

不管怎么说，那天和她吃完饭回来，自己关上灯就是黑甜一觉，压根没想过阳台上有没有吊死鬼这件事。

汪如刚是从绵阳过来的，他在成都找了个新单位，比绵阳的工作每个月多一千块。于是汪如刚纵身一跃就是白领阶层了，不仅自己来，还把女朋友齐佳佳带来了。

他们要分租皮之冲的房子。

皮之冲非常不喜欢齐佳佳，皮之冲甚至认为，是个男人，就不会要齐佳佳那样的女人。

因为齐佳佳有张磨盘大的脸，更有个比磨盘还大的屁股，这样磨盘状的女人，用大学宿舍的熄灯夜话来说，脱光了也要找匹瓦给她盖上。

而且齐佳佳曾经污蔑皮之冲调戏她。当时她来男生楼找汪如刚，扒开汪如刚的被子，看都不看就扑了上去，而被子里的人却是皮之冲。

皮之冲的床单和被子由于长年坚持不洗不换，终于生了霉，并几乎培育出鲜艳的小蘑菇，于是被室友齐心协力扔到垃圾桶里去了。皮之冲为了报复，就挨个睡遍室友的床，那一天，恰好轮到汪如刚，那一天，恰好汪如刚不在，恰好寝室里没有目击证人。

于是齐佳佳哭着跑出男生宿舍，仿佛真给人调戏了一样。不过这件事，皮之冲也不能说完全无辜，因为当齐佳佳扑上来时，他恰好在做一个活色生香的、关于裸女的梦，在梦境里，魂飞魄散的皮之冲趁势就摸了裸女一把，这一把就摸到了齐佳佳胸上。

调戏事件瞬间被传得飞沙走石，而作为一个受辱的女人，齐佳佳居然没有去跳井或者割腕，反而四处传播自己的被摸过程，满脸洋溢着羞耻的喜悦。

皮之冲因此质问过汪如刚，他说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动过那个女人？妈的她都憋变态了吧！

汪如刚用沉默和愧疚应对皮之冲的责难。

令皮之冲想不到的是，毕业四年后，汪如刚居然正大光明地和磨盘女齐佳佳同居，而且，还要正大光明地在他皮之冲眼皮底下同居！

叔可忍，婶不可忍。皮之冲当即拒绝汪如刚的合租要求。

皮之冲说：“不瞒你说，这屋子上个月才吊死过一个人，我住着都害怕，晚上总觉得有人在屋里走来走去。”

汪如刚“啊”了一声，白皙的小脸就变了色。齐佳佳却把汪如刚拨了开去，自己欺上前来，把脸凑在离皮之冲眼皮很近的地方。

齐佳佳说：“我看你不是怕吊死鬼，是怕我吧？”

齐佳佳说：“是不是还放不下当年那个事啊？哎呀你个男人怎么小气巴拉的，我一个女孩子都不介意。”

齐佳佳说出“女孩子”三个字时，口水喷到了皮之冲脸上，而且皮之冲不得不近距离观测“女孩子”的脸，除了磨盘还是磨盘，鼻头几颗肥厚的痘痘，的确证明了她作为一个“女孩子”的蓬勃青春和活力。

皮之冲投降了。而且招租的广告在网上贴了几天也无人问津，好歹汪如刚和齐佳佳都是自己的大学同学，知根知底的，就算他们两口子哪天把他杀了分尸，也是冤有头债有主。

淫鬼与怨鬼的对决

再次约会朱离的计划那晚便没有实施，本来皮之冲都已经洗好澡，刷好牙，换上了网店淘来的CK内裤。

著名的泡妞专家说过，就算当晚没有希望和她上床，也要随时做好和她上床的准备。

所以 CK 内裤也是战袍，是完美爱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这天皮之冲做东，请绵阳人民汪如刚及其姘妇齐佳佳共进晚餐。吃的是火锅，皮之冲冷眼看着齐佳佳拿着菜谱，噤里啪啦，一口气点了起码六个人的菜量。

看着齐佳佳报复性地企图吃穷皮之冲，汪如刚坐在旁边默不做声，只是一直看着齐佳佳，露出宠溺的眼神。

“宠溺”这个词，一经发明并迅速流传于众多小资青年之口时，皮之冲还未能深刻明了它的含义，直觉就是个装 B 词，直到从汪如刚眼里严酷地读到这种眼神，皮之冲才相信，作家和小资青年，他们的感受是真诚的，他们的表达是准确的，他们的世界是温暖的。

席间汪如刚谈到了要和齐佳佳结婚。汪如刚说：“最快明年‘十一’吧，不能再拖了。”

齐佳佳筷子不停，嘴不停，却仍然能在肉片与菜叶的缝隙里挤出空间弹直了舌头说：“结婚？房子呢？在哪儿结啊？”

汪如刚闭嘴了，齐佳佳又伸手揉揉他的头发说：“别担心啊，咱慢慢挣。”

汪如刚低下头，羞涩地笑了。

皮之冲在那一刹那，确定自己这么多年来，一定弄错了汪如刚的性别。他真想呵斥齐佳佳，叫她把落在汪如刚头上的爪子拿开，男人的头不能随便乱摸。

可是汪如刚本人甘之如饴，皮之冲还没不识趣到那种地步。

齐佳佳打算不找工作，就在家里开网店。

齐佳佳说：“电子商务，是将来的大趋势。等我的店走上正轨，如刚也可以不用上班了。”

汪如刚赶紧附和，那当然，谁愿意给别人打工啊？

皮之冲不再接话，趁着汪如刚与齐佳佳热烈憧憬他们的事业的时候，把锅里的牛肉片和耗儿鱼全部捞到自己碗里。

这天晚上皮之冲总算不怕阳台上的鬼了，因为隔壁那一对，一晚上吱吱呀呀、哼哼唧唧，直搞得满屋淫气横生，就算真有鬼也给熏跑了。

她是一棵行道树

给朱离打电话时，朱离那边很吵。

一个男人在咆哮。朱离一边接皮之冲的电话一边对那男人说，不好意思，你等我接完电话行不行？

男人直接说不行，男人说你们给我弄砸了知不知道？我要叫你们公司赔钱知不知道？

朱离一边对那男人说你别叫嚷，一边示意皮之冲可以继续。

皮之冲很愕然，不知如何继续，也不好意思说我待会儿再打来，因为朱离很显然遇到了麻烦。

所以皮之冲本能地说：“你在哪儿？我马上过来。”

朱离淡然地说：“不用。你有事说事。”

朱离似乎很爱叫人家有事说事，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字典里，有没有“闲聊”这个词。

而上一周，他们是成功闲聊过一次的，那一次皮之冲感觉自己被扒了皮，光溜溜地回了家。

皮之冲的热情被浇熄，只好说：“没事，问候你一声。你处理工作去吧，有需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。”

朱离当然不需要皮之冲帮忙，他们的工作没有交集，生活没有交集，就连人品，似乎都没有交集。

朱离就是那种硬邦邦的女人，这样的女人就像一棵行道树，长得挺拔，修剪得漂亮，却让人没有攀爬的勇气，爬上去做什么？连个果子都摘不到。

可是过了半小时，朱离居然打电话来了，皮之冲一惊，第一个反应就是，那个大吵大闹的男人是不是对她动手了？

当然不是，朱离在电话里的声音清晰而平静，朱离说，你们公司所在的金

晖大厦南大门，使用了一种像碎砖一样的马赛克，现在我需要这种材料，全成都市都买不到，你能不能去帮我打听一下，当年是哪个公司承接的装修。我要找到这种马赛克。

皮之冲很高兴，他高兴的是，似乎有机会帮到朱离的忙，他更高兴的是，自己上班的公司，不过是顺嘴一提，朱离就记住了。

几乎所有事情他都是顺嘴一提，但朱离就是把几乎所有的事都记住了。

这天却没能帮到朱离的忙。皮之冲找到物管处，尽管这座大厦竣工不过一年，却已经几易物管，新来的公司只管收钱，哪管别的事。

皮之冲只好给朱离打电话，抱歉地说，他没能打听到。

朱离在电话里沉吟一下，然后说，没关系，我想别的办法。

然后电话就挂断了，看上去，她真的很忙。

皮之冲很郁闷，想约朱离看电影的话，还没机会说出口。

时尚的破渔网

汪如刚和齐佳佳吭哧吭哧地往家里搬东西。

是齐佳佳从广州进回来的货，什么T恤、短裤、胸罩，五花八门，价廉物不美。

好不容易全部搬完，这些货物把窄小的客厅和过道塞得满满的，然后齐佳佳坐在货物包上喘气，汪如刚给她递水和毛巾，汪如刚说，两万块的货，要是都卖了，得赚多少？

汪如刚巡视着那些货物，满脸的兴奋与向往。

齐佳佳白他一眼说：“刚开店，卖的是口碑，不亏就是赚钱，要慢慢来。”

汪如刚又是点头如捣蒜。

两万块就买了这一堆垃圾？皮之冲悲凉地看了看汪如刚，这个月薪刚刚突破三千元大关的家伙，两万块是他的全部积蓄吧，就这么拿给这娘儿们祸害